

小本小說

鴛鴦盟離合記
上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鴛盟離合記卷上

叙篇一

這部書說起來。是幾箇人身上的事。恐怕沒有小說那樣有趣。但是讀完之後。想一想。原來如此。比小說還要奇怪。亦未可知。總之發端沒有什麼稀奇。故起首先作敘篇。趕緊說完。然後說到鴛盟離合記原名叫做『人之妻』的本文。這人之妻是什麼意思呢。諸君讀完後。自然曉得。

却說英國北部。是風景最好的地方。就這北部說起華美的邸第來。人人都以伴野莊爲首屈一指。這是英國貴族伴野氏世居的花園。雖沒有瀨水城那樣莊嚴。城郭。但登臨憑眺。比瀨水城還要好上幾倍。地方在山的高處。有川流。有牧場。更有櫻花梅樹丹楓老櫟之屬。森林鬱鬱。何等壯麗。隨便多少年住不厭。正是這箇莊園。這就是伴野山莊向來的評判。

這貴族家不幸出了兩代敗子。現今變了箇極貧的人家。恐怕英國貴族中第一等貧窮的。也算伴野家首屈一指。附屬的田地牧場。可以變賣的。久已落於

人手留下的僅有先祖遺言。或法律所禁不能變賣的部分。但也是抵押重債。借上加借。邸中所收入的。只穀利息。任你法律禁止。除了送與他人外。並無他法。法律的效驗。僅僅乎無論何時。原主皆有取贖的權利。但其時利息憑銀主自由計算。說起來取贖的權。無論何時。在原主手中。但不過這樣一句話。其實早變成他人之物。

可憐支持這分人家。無論如何。不能送與他人。拚命與窮鬼鏖戰的。就是當年廿七歲的家主伴野小侯。與老母二人。小侯的父。數年前去世。僅留下一身虧空。小侯的母。成了寡婦。但是箇女英雄。他的心思。無論如何。到死為止。一定要贖回這分家產。小侯秉受老夫人的性質。也是咬牙切齒。要拉起父親推倒的家財。除此以外。沒有目的。幾乎有夜不成寐的苦心。

照尋常說起來。一箇貴族的家主。應該早經有了妻室。當那沒有的時候。那四方來求婚的。自必不一而足。以及媒媼之類。久經牽絲引線。但小侯這時。尙未娶親。交際場中。竟足跡不到。在人當壯年。無論看什麼事。都覺高興的時候。偏

是小侯處着這樣境遇。自然牢騷抑鬱。臉上從沒有笑容。久經艱難。容貌也覺得容易蒼老些。論起來這樣境遇。每至墮人的志氣。在別的人。往往有流入佯狂厭世一派的。而且計算起來。覺煩惱利息加的這樣的快。隨便怎樣。沒有滿足的時候。豈不是幾乎令人絕望。但小侯想到這種情形。便換了一副心腸。跑到邸中高岡頂上去。望着家中。從前領土。看看四邊的光景。叫道：『這樣華美的莊園。忍心送與他人麼？』自己激厲自己。把那奮發心喚起來。然後回家。從此便精神抖擻。再與窮神接戰。

這樣淒涼的母子間。還有兩箇喫閒飯的一箇是老夫人的從妹。也是寡婦。無家可歸。依着外甥過活。但也是箇有良心的婦人。除掉喫口飯外。其餘沒有費用。更有一箇人。便大不相同。是小侯的弟。名爲次男。年方二十三歲。時時看見母夫人同老兄的哭喪臉。便楞着眼睛。如黃蜂一般。此人是箇粗心浮氣的少年。沒有乃兄的見地。常說家中煙氣薰得難受。向老兄索着血也滴得出的銀子。買了一紙士官執照。住在營裏。英國休職士官執照可以買賣。時時還要

硬索零用錢。這樣人就使零用不缺。也不能成華美的軍人。老兄夜裏睡不着。來的幾箇錢。幾乎被他連根帶去。老兄生來嚴重。又是箇深心人。想着兄弟的根基。本來不壞。早晚就可望他做幫手。所以能寬恕的地方。總恕他一層。不料到底不能如意。反使老兄絕望的時候來了。

一日。次男悄悄的回來。告訴老兄一件大事。什麼事呢。是假造人家的憑據。已經到期。倘立刻沒有一千鎊拿出。不能不到監牢去走一遭。一千鎊的巨款。無論如何。小候的力量。能辦得到麼。

叙篇二

伴野小候是深沈人。喜怒哀樂。不現於面。但是聽見兄弟假造千鎊的憑單。那臉上如天色。將晚。蒙着黑雲。一般。不聽見霹靂。是不會晴朗的。次男從來沒有見過老兄這樣生氣。不怒的人。怒起來。格外可怕。次男看着老兄臉色。不由不膽寒。說道。哥哥實在沒得說了。任憑哥哥責罰罷。次男早預備挨一頓臭罵。但老兄也不罵。也不怎樣。光是看着兄弟的臉。一言不發。看去全是說不出的惱。

怒說不出的驚恐。要曉得憑單中盜寫他人名姓。與盜賊無異。是刑上的罪人。明明白白是詐僞取財。小侯不作聲。不是沒有道理。自言自語道。唉。倘不關家門名譽。我就把他綁着送出去。但對了次男。終是一言不發。實在除了捆送以外。沒有法子。小侯想起祖上聲名。何等重大。堂堂伴野家嫡親子孫犯罪。無論什麼事。都沒有這樣可慘。小侯這時候。想不到後來親手縊人的咽喉。有那樣可悲的境界。此是後話。暫且不提。

小侯對着次男看了十分鐘。才說出一句話來。道。這事情倘被母親知道。那就完了。這句話可以見得他心裏只有一箇母親。他想着無論何事。首先不可使母親擔這種驚恐。那曉得次男紅着臉說道。我早和母親說過了。母親大怒說道。這事聽你自首也好。怎樣也好。我因為母親處沒得說。所以到哥哥這裏來。這句話沒有聽完。早一聲大喝。無知的笨賊。小侯從來沒這樣罵人的。這時候脫口而出。大怒道。你叫母親耽這樣心事。你自己想還有爲子之道麼。爲什麼不先到我這裏來呢。次男說道。我恐怕說了被哥哥叱罵。對母親說。母親不會。

罵我小侯道。不用說了。你想着對我一講。便要挨罵。唉。次男。我支持這分人家。有保守家風的義務。罵了之後。隨便怎樣。總得想箇法子。你先把那情節告訴。我小侯爲人。決不像女人的驚皇抑鬱。歷年以來。在艱難中過日子。聽你什麼。局面看得快。決斷得明白。當時問道。第一我要聽的是盜用什麼人的名姓。通融一千鎊和你分用的人多不多。次男道。盜用的是天文博士大津倉人的名姓。小侯歎口氣說道。人多得很。那樣的善人。你盜他名字。幹什麼呢。次男道。哥哥。這不是我一人幹的事。博士兒子叫作波郎的。拿了憑單來。說他自己的字不好。叫我只寫他老翁的名字。我本來拒絕他。但他說這憑單。如同得老翁承諾一般。決沒有假造的罪名。期限到了。必定告知父親。可以清償的。波郎做這種事。也不止一遭。我替他寫名字。雖是頭一次。但去年也曾有一箇朋友替他寫過。的小侯聽了這番話。覺得比意中所想的罪名。要輕幾分。說道。倘只有這種情節。那償還的事。波郎不能負擔麼。次男道。現在有無論如何。不能對他老翁言明的情節。據他說。隨便怎樣。沒有法子。小侯道。你使人假造憑單。現在要

叫人家還債了麼。有名的敗子。這樣亂說。也不可。但是又像自己的義務是。的。我真就不解了。次男道。他那錢一半是我用的。應該最先說的話。攔在最後。說。這事做壞事的。普通脾氣。但是把一箇少須安心的小侯。聽見這樁事。忽又。歸到絕望的盡頭。說道。怎麼你用了一半。照這樣子。那能推在波郎身上。怎麼。來得及說。那絮絮叨叨的事情。莫說一半。就是百分之一。你既寫人家的名姓。用人家的錢。那就全是你的責任。除你償還之外。沒有話說。次男道。不必全還。請哥哥拿出一半來。在當時。我也有還債的成算。不過時運不佳。蝕本罷了。小侯不曉得賭博。自不解『蝕本』這句話的意味。他所謂還債的成算。是指着。賭贏了說的。這真是不可恃之恃。小侯怎樣能知道呢。便道。你說蝕本蝕去的。倘不全數歸還。是紳士的道理麼。伴野家從古以來。沒有這輕視責任的家風。如今一千鎊。且不提本月與來月百鎊的抵樁。都沒有次男。次男你幹的事。真。了不得。小侯不是愚人。到此也不能不說這種蠢話。又稍須想了一想。說道。好。次男。這責任你的老兄擔了罷。我也不說什麼。你放心罷。你不是冥頑不靈。

的人。此後做事須要前後想一想。次男這時候看見老兄起了決心。並沒有爲難的情形。倒反疑惑起來。問道。哥哥不是想把這房子變賣麼。小侯道。變賣房子。也不彀憑單的數目。我明日親到博士家去。把你和波郎的事講明了。謝罪的話。也要說一說。總之暫時請他墊一墊。次男道。只是難爲了哥哥。小侯道。有什麼。這憑單譬如你同波郎竟如期交付了。但是既入我耳。就是我的事。兄弟雖暫時盜用博士的名義。我不去謝罪。也不行。小侯是到處依着正直行事的。次男說道。如此定苦了哥哥。小侯道。我近來久仰博士的大名。他著的書也讀過。本來想見他一見。但是因這種事和他見面。真是難受。況心裏所尊敬的人。那難受更加上幾倍。但是不得已。也沒有法子。小侯的話到此爲止。

叙篇三

嚴重的人。看起來沒有什麼過於親熱的。但是真正的親熱。却在嚴重的人。那貌似親熱的親熱。只擱在嘴裏。中途歇脚的事。多得很。真嚴重。不像親熱的親熱。必定是始終貫徹的。伴野小侯的親熱。便是這一類。所謂真正的親熱。次男

不由感動天良。叫道：哥哥！哥哥！我要哥哥費心的。從此爲限。我一定改變行爲。這句話從前也說過。現在再說。哥哥又要笑我。但是這一回我自己悟透。我的行爲從此以後。我立意成人。只有這一回不肖事情。哥哥恕了我。我倘使仍住在營裏。左右只有波郎那種惡友。我趕緊賣去我的前程。賣來的錢。當做資本。那怕一人不識得的外國。也去求自活之道。決計不再使哥哥和母親爲我煩惱了。這時候次男竟拿出真心來謝罪。老兄依然很嚴重的說道：這才是爲人之道。你能做得到。便要照這樣做。斬斬截截的回復他兄弟。此後又問到博士家的光景。次男道：博士住在百老匯。明日我回營去。一同坐火車。怎麼樣。小侯道：百老匯我知道。我們祖上有別莊一所。即在左近。本是祖上隱居的地方。次男道：不錯。隱居所近傍。有天文臺化學室的人家。便是一望而知。的小侯歎口氣說道：就在早晚。我家要和博士做近鄰了。他的意思。以爲伴野莊不久將落於人手。已身奉老母。都要搬到先祖所遺的隱居所去。次男問道：哥哥想搬到隱居所麼。小侯道：你不用愁。你的事情。不管有無。住在此地。費用太大。除

却收縮場面外。沒有法子。現在的住宅。同債主立下老到的契約。交把債主。母親的養贍資。便有了歸着。我此後那怕做一箇小官。也少須積兩箇錢。次男說道。哥哥的話甚是。從此像這樣的事。我決計不……小侯道。望你不可再使母親耽驚受怕。次男連連的說道。我一定照哥哥的話。小侯道。博士家裏。人口多麼。這一間不知何故。次男紅着臉說道。波郎有兩箇妹子。有一箇阿姊。嫁在倫敦。不住在家裏的。小侯道。就是這幾箇人麼。次男答道。波郎的母親。前年去世。但他家的親眷很多。什麼遠房的伯母。近房的叔母。光是聽閑話的婦人。就有兩三箇。逗留在博士家裏。小侯問道。博士呢。答道。大抵總在天文臺化學室裏。外面的事。像是一點不管的樣子。偶然遇着的時候。看去實在是善人。待我如同親生兒子一樣的小侯道。愛你像兒子一樣。你就假造一張單去報他的恩麼。但是。你已經後悔。我也不多說了。

弟兄二人談到這裏完結。小侯又到老夫人房裏。談到更深纔住。無非說這伴野莊。讓與他人的話。但聽見老夫人話中。還帶些哭聲。到了次日。早飯完畢。次

男拿了一封信。換了昨日的樣子。興恩恩跑到小侯面前。叫道。哥哥你看這箇說着。送上那書信。小侯拿來一看。是博士兒子波郎來的信。內說是此事究竟明告父親。父親立刻拿出一千鎊。還掉這紙憑單。信末又寫着父親毫末怪及閣下。罪名皆在我一人身上。僕已受訓飭。君倘未曾與令兄言明時。可以不必提起云云。小侯讀完了。只有繃眉。沒有一點歡喜的樣子。次男道。哥哥。你不去好麼。小侯罵道。虧你說這種蠢話。現在更不能不去。用了一半的錢。不是你自已說的麼。博士還得乾乾淨淨。難道裝做不曉得麼。雖不能立刻還他。但是也須有句話給人家。僅僅乎一箇約期。是不可少的。唉。小侯的說話。全是人說的話。要曉得在人世界上。聽見人話。是極難得的。

過了晌午。弟兄二人坐火車。直到百老匯車站。小侯下了車。嘴裏一句話都沒有。但實在是煩惱的事情。博士沒有知道的時候。到還易於措辭。既經知道。又通統付訖了。立刻沒有現錢還他。何以爲情呢。臨這種時候。幹這樣事情。硬着頭皮去做的。少年裏頭。恐怕尋不出幾箇。這時小侯想着。到了博士家。像博士

這種人。和他講俗務。可算壞極了。

小侯走近門口時。看見橫手窗內有箇穿湖色絹襖的女人。大約是次男所說兩箇中的一箇。看見的這女人。此後和自己身上。有如何的影響。小侯這時候。却也想不到。走到門口。拿出一張名片。交與管門的。說是求見博士。管門人覺得有點詫異。說道。博士雖然在家。但有沒有空子。或者怎麼樣。我去打聽。請尊駕在這裏等一等。領小侯到一間小客座裏。然後退出去。小侯等了有五分鐘。光景。忽見那扇門靜靜的推開。悄然來了一人。不是博士。却是適纔所見穿湖色襖的女子。對着小侯。少須有一點含羞的意思。但並無憂疑之色。如同迎接親眷的樣子。走到小侯身邊來。

叙篇四

小侯面前走來的那位小姐。嬌聲問道。閣下就是伴野男爵麼。小侯道。是的。因為要會博士。特地來的。那小姐纔擡起眼皮來。看着小侯說道。家父現在正有些事。不能離手。閣下可以稍待麼。接着說道。我是博士女兒。名叫輪子。閣下忙

得很罷。能在此少待。我來奉陪。好麼。這位小姐。還是妹子呢。阿姊呢。這種事。小侯雖不留心。但既來代父陪客。照此看去。大半是阿姊了。小侯說道。累小姐耽閣工夫。那就再等久些。也不妨了。不講應酬話的人。也講出客氣話來。輪子聽了這話。像箇臉紅的樣子。看着小侯。並不是真臉紅。不過像似臉紅。心中沒有。的事。使人看着很像真的是這位小姐擅長之處。但是向來沒有和女人打過交道的。小侯也不想女人有這樣的伎倆。輪子說道。父親本來沒有什麼事。到要勞遠來的客人久待。小侯說道。這算什麼。不喜人攪擾。是學者的常事。輪子道。現在不是爲着學問。在那裏試驗麼。父親最厭的俗務。銀行裏人在這裏。：說着。又覺得不便對生客說的樣子。便不說下去。小侯想道。銀行人一定爲那憑單心中好不慙愧。輪子又說道。真的。好容易由試驗室出來。稍須看我們一看。要算是好的女兒的事。他老人家什麼都忘了似的。

小侯見這位小姐說出這樣親近的話來。是否特地對了我說的。心中很覺疑惑。古板的小侯也動了念。便道。像小姐這樣的人。恐怕忘不了的他。那意思是

像這樣美貌的女兒。雖然善忘的。也不會忘記。但嘴裏却沒有說出。輪子道。家中各事。大概非我不行。從指揮廚房起。直到斟酌買物。都是我的事。不是很累贅的麼。小侯聽了這番語。想道。雖然是箇女子。宛然爲一家監督。看去這分人家的。事。一切都是這小姐擔任。照這樣想來。從前說。女人不中用的。這句話。未必靠得住了。這人同我有點相似。不是立在重任當中麼。這麼一想。又湧出了許多同情的感念。

輪子又如同留神的樣子。說道。倘等的過久。可以先和我說。後來再告訴家父。好麼。就是這樣罷。如其是尋常的事情。或者我可以決斷也說不定的。小侯是執一不二的人。便道。承小姐厚意。本應直說。但不僅我一身之事。還有點秘密在裏頭呢。輪子道。雖然秘密。但家父會見閣下之後。立刻便和我商量。因此在這裏先和我說。是一樣的。閣下不必擔心。他說話殷勤得很。看去全是親熱的意思。但小侯在這上頭。却是固執不移。便道。倘僅是在下之事。那就歡歡喜喜同小姐說。因爲含着他人的關係。除了令尊以外。是不能入小姐清耳的。輪子。

臉上復又一紅。好像自己慚愧說話太過似的。又想了一想。說出解釋的話來。道。這樣絮絮叨叨的話。閣下一定想我是不客氣。但是今天雖屬初會。其實如同在次男令弟處會過閣下一般。再不想今天是初見。請閣下也像對着舊朋友的樣子。儘管放心。小侯本是鎮靜人。到此也稍覺匆忙。說道。這是比什麼還要承情。輪子好似不聽見。又道。次男君當寒舍如同自家一般。大抵到了休息日。一定來盤桓的。次男屢次到這家來。小侯久經知道。但他將這分人家當作自己家中一般。照此看來。這人家有怎樣的親密在裏頭呢。這麼一想。不由心中亂起來。此番小侯臉上紅了。輪子看這光景。自己早下了斷語。這時小侯靜悄悄的說道。承小姐等的盛情。我聽見舍弟說過的。輪子道。次男君甚麼說。大概總不道我好。不瞞閣下。寒舍只我一人。看見次男君平時舉動。是不敢恭維的。次男君的行爲。在古板人確沒有可以褒獎之處。小侯聽了這句話。愈見得這小姐的心地在女人中。真正難得。論起人來說。得出相當的評斷。而且說明自己的意思。有斷然決然的勇氣。不由喚起了這兩箇感歎心。這位小姐走進

來時候。小侯起了一種異樣心思。想着我兄弟到這人家來。是爲了這小姐。或者爲了另外一人。却不知道聽見現在的話。知道不是爲這小姐。不知怎樣自己高興起來。一塊石頭落了地。心裏想道。不是這樣不行。這位小姐真難得。能知道次男的價值。那品格是決計不低的。呵呵。這小姐還有一面。他沒看見。已經下了定見了。

叙篇五

縱使次男爲這小姐跑到這家來。小姐一面決不致有心於次男。是一定的。小侯早放了心。但是這小姐究竟怎樣說。次男不好呢。做兄長的到不可不聽。便問道。次男怎麼樣的地方。小姐不以爲然呢。那小姐趕忙像自謝失言一般。說道。閣下不可動惱。別的壞處是沒有。次男君和我們波郎。我想他們總是浮而不實。我常是一樣的說他們。拂了閣下的意思。請恕我一層罷。小侯道。有什麼拂意。小姐肯這般說。我想着實是厚愛我。還想仔細聽聽。請先揀那重的。怎麼樣不贊成地方。告訴在下。便感敵不盡了。輪子像箇不得已的樣子。說道。特別。